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倫常部四

兄弟

寬裕以誨比順以敬管子為人兄者｜｜｜｜為人弟者｜｜｜｜友兄墨子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悌弟同師而學列子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進仁義之道而歸兄啼莊子有弟而｜｜注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緩儒弟墨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為｜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

敬詘不苟荀子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丨丨而丨丨曼面為姊揚子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丨丨丨丨實壯士之靡也按政聶政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國語人有言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怨不徵於它國語且夫兄弟之丨丨丨丨丨徵于它利乃外矣青陽夷鼓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丨丨與丨丨皆為已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異母史記呂后紀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丨丨皆有馴行史記管蔡世家冉季康叔丨丨丨丨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之死

當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當是時｜｜｜｜｜｜｜｜｜**坐兄南鄉自坐東鄉**史記武安侯傳嘗召客飲｜其｜蓋侯｜｜｜｜｜｜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

奴畜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之不以為兄弟數

不以為兄弟數見上

公昆弟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食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

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丨丨丨家於長安注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公昆弟謂廣國等也

采桑為符信 見上

丐沐沐我請食食我 見上

羹盡櫟釜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丨丨丨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漢書櫟釜作轑釜

巨嫂 見上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史記陳丞相世家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先後 史記封禪書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

丨丨宛若按漢武帝紀注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注

同產

漢書兩龔傳大夫其上子若孫若丨丨同產子一人注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

讓爵辟兄

漢書韋元成傳初元成兄宏為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為嗣故數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宏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宗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賢薨元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丨丨丨丨者案事丞相史廼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

高而僕為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䟽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寔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

兄宏太山都尉遷東海大守

相代為太守

漢書馮立傳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馮君小馮君見上

俱為諸儒所稱

後漢書魯恭傳父其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竒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戸講誦絶人間事兄弟｜｜｜｜｜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憙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

不肯應毋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至與方正恭乃始為郡吏

欲先就其名 見上

讓國至行 後漢書丁鴻傳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懺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於盛不報既葬廼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廼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顯宗甚賢之

仲公 見上

不如孝肥飽 後漢書趙孝傳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

羸瘦｜｜｜｜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名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

十日一就衛尉府相對盡歡　見上

閉戶自撾　後漢書繆彤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事彤深懷憤歎乃｜｜｜｜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八龍　後漢書荀淑傳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賈氏

三虎 後漢書賈彪傳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偉節最怒按偉節彪字

左右手 後漢書袁譚傳兄弟者｜｜｜也

許武割產 後漢書許荆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密謀豫藏匿燮 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與二兄｜｜｜｜｜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

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戎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

姊弟相見悲感傍人上見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

公會相見退無

私面 吳志諸葛瑾傳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

八達 晉書安平王孚傳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

有兄風不 晉書安平王孚傳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

六龍 晉書溫羨傳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

大丈夫豈當以老婢求名 晉書郭奕傳奕有寬妙隨奕之官婢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取曰｜｜｜｜｜｜｜｜｜｜遂遣而不問

二陸三張 晉書張亢傳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

人琴俱亡 晉書王徽之傳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

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因頓絶
葉穎荊枝華承棣蕚　晉書孝友
傳序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性合則｜｜｜｜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歡愉之致細窺緗素戴流塵躅者歟
推肥代瘦讓果同衾　見上
性不畏病　晉書
庾袞傳庾袞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
含笑先嘗　宋書張暢
傳弟收嘗為猘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蟆可療收難之暢｜｜｜｜收因此乃食由是遂愈
籬隔門庭
宋書謝瞻傳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

耶乃丨丨丨丨曰吾不忍見此

奉兄如父

宋書蔡廓傳丨丨軌丨丨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馬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世論猶在兄後

宋書羊欣傳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丨丨丨丨丨丨恨不識之即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

濁酒忘愁圖籍相慰

宋書王徽傳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丨丨丨丨丨丨丨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按徽告弟僧謙雲書中語

唯取圖書

宋書王曇首傳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宏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丨丨丨丨而已

若但如臣門戶何寄

宋書王曇首傳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宏曰卿弟如何卿宏答曰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高祖大笑

阿連才悟宋書謝靈運傳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丨丨丨丨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宋書朱脩之傳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為設菜羹粗飯脩之曰此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

攜姊之鎮分祿供贍見上

阿于宋書鮮卑吐谷渾傳後廆追思渾作阿于之歌鮮卑呼兄為丨丨

推財與弟齊書褚淵傳淵丨丨丨丨唯取書數千卷丨

張氏五龍齊書張岱傳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

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

廣勝獨立十倍於我 齊書褚炫傳炫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弟｜｜｜｜乃｜｜｜｜也

腰鼓兄弟 齊書沈沖傳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

我能死爾能報 齊書沈文季傳父慶之宋司空為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

外朗內潤 齊書衡陽王道度傳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其弟｜｜皆良璞也

皆良璞 見上

時人呼為四皓 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

比之姜肱兄弟 梁書張弘策傳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

兄為人長殊復不易 梁書徐勉

傳嘗為書誡其子崧曰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當使中外諂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

迎居官舍參分祿秩梁書樂藹傳藹姊適徵士劉虬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姊｜｜｜｜｜｜｜｜西土稱之

同乘而歸梁書傳映傳映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歡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

頻仍夏侯梁書夏侯夔傳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前兄後弟敷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

常同一室臥起梁書韋放傳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

將遠別及行役初還丨丨丨丨丨丨時稱為三姜丨丨

四裴

梁書裴子野傳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丨丨丨也

謝有覽舉王有養炬

梁書王筠傳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

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梁書江革傳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騶分兩陛

梁書張緬傳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丨丨趨丨丨前代未有也時人

榮之按綰緬第四弟**識藝過臣飲酒不及**梁書謝舉傳舉中書令覽之弟也高祖訪舉於覽對曰｜｜｜｜甚遠惟｜｜｜｜於臣**大小王東陽**梁書王承傳朱异用事車馬常填門魏郡申英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小東陽即承弟稚也按南史稚作幼**兩到**梁書到溉傳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復似凌寒竹**大小南郡**梁書劉之亨傳代兄之遴為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為｜南郡｜｜｜云**比謝氏烏衣之遊**梁書蕭介傳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眕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噬家人**梁書劉覽傳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

奉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

三筆六詩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三即孝儀六孝威也

兄弟九人並知名當世 梁書杜崱傳崱｜｜｜兄嵩岑嵸岌嶷巘岸及弟幼安｜｜｜｜｜

相代為殿中 梁書到沆傳天監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人溉治並有才名時皆｜｜｜｜當世榮之

三妹並有才學 梁書劉孝綽傳其｜｜｜適瑯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悱妻文尤清拔

卿家士龍 陳書虞寄傳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之｜｜｜也

兩周 陳書周宏正傳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宏正與宏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啟元帝元帝謂朝士曰

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
亦得丨丨今古一時足為連類

大小僕射 陳書袁憲傳遷右僕射參
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
射臺省因目簡懿為丨僕射憲為丨丨丨朝廷榮之

對惠連輙得佳語 南史謝惠連傳年十歲能屬文族兄
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丨丨丨丨
丨丨丨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
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雙珠 南史謝靈運傳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
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丨丨

銓錫

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南史王份傳長子琳字孝璉位司
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
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
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
弟錫而孝行齊馬時人以為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何氏三高 南史何允傳初
允二兄求點並

棲遁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黙為大山允為小山大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

山小山 見上

若蜂腰 南史周朗傳宏讓弟宏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柳氏二龍

柳氏二龍 南史柳惔傳惔好學工製文尤善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矣

一卿文弟武 南史齊南豐伯頵胄傳頵胄好文義弟頵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頵胄詩合旨上謂頵胄曰｜｜｜｜｜可謂｜日千里

三陸 南史陸慧曉傳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

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 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耳咸陽王禧對曰臣｜｜｜｜｜｜｜｜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

並為上賓 魏書閭大肥傳太祖時與其弟大埿倍頤率宗族歸國太祖善之尚

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弟與其子｜｜｜｜入八議

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魏書王慧龍傳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詔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

白首同居 魏書冦治傳治兄弟並孝友敦穆｜｜｜｜

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魏書房景伯傳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景先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

危坐相敬如對賓客 魏書房景先傳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

｜｜同盤而食 魏書楊椿傳吾兄弟若在家必｜｜｜｜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大崔生小崔生 魏書崔亮傳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借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携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廹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為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

大雙生魏書崔光韶傳光韶與弟光伯丨丨操業相諜特相友愛衣服飲食未曾一至片不同魏書崔光韶傳吾兄弟自幼及老丨丨丨丨丨丨丨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

先以讓逸競勞魏書吳悉達傳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丨丨丨丨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

王氏九龍北齊書王昕傳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丨丨丨丨

三馬俱白眉北齊書孫靈暉傳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大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廣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丨丨丨丨丨者也

二蘇周書蘇亮傳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丨丨焉

作脯隋書牛宏傳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宏駕車牛宏來還宅

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宏聞之亦無所怪問直答云｜｜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 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一門二王 隋書乞伏慧傳齊文襄帝時為行臺左丞加蕩冦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稱為貴顯

盧家千里駒奴龍子 隋書盧昌衡傳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

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 北史楊播傳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弟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

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輙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到所寄輙對之下涕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焉

姊妹為妯娌　北史崔休傳休弟夤子㥄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㥄為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大二小二　北史崔休傳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

三武　北史陸俟傳寬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寬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為｜｜按寬俟曾孫

四括四黄　北史李士謙傳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悵字仲與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悵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

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為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丨丨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茉勁敵輯字穫宗晃字仲黃茉字季黃勁字少黃敵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丨丨者也

皆卿相才舊唐書溫大雅傳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丨丨丨丨也

學業顏優職位溫盛舊唐書溫大雅傳初大雅在隋與顏師魯俱在東宮顏博與師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游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丨丨丨氏為丨其後丨丨丨丨氏為丨

兄弟自相替代舊唐書韋思謙傳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丨丨

｜｜｜｜即日遷鳳閣舍人

酪酥醍醐乳腐舊唐書穆贊傳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質美而多入為｜員為｜｜賞為｜｜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棠棣碑舊唐書賈敦實傳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為｜｜｜

太冲無兄孝端無弟舊唐書李知本傳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宦最高孝端方之為劣鄉人為之語曰｜｜｜｜｜｜｜｜

大秦君小秦君舊唐書秦景通傳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言云景通為｜｜｜暐為｜｜｜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時方荀氏舊唐書賀德仁傳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

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丨人丨之丨丨陳鄱陽王伯山為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為高陽里

王氏三珠樹舊唐書王勃傳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丨丨丨丨也

燕見終日如布衣禮唐書韓王元嘉傳與弟靈夔友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對管華近唐書温大雅傳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黄門侍郎而彦博亦為中書侍郎丨丨丨丨帝常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

為粥燎須唐書李勣傳性友愛其姊病嘗自丨丨而丨其丨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

自比王謝唐書崔湜傳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丨丨丨東晉丨丨

江東三岑唐書岑羲傳第

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彬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沐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廵察御史毋遣｜｜｜｜乃薦義為溧水令

三戟崔家 唐書崔琳傳琳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遷太子少保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瑶俱列棨戟世號｜｜｜

文詞類兄 唐書白敏中傳武宗雅聞白居易名欲台用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苶不任事即薦敏中｜｜｜其｜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

三列宿 唐書韋湊傳韋湊字彦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

花萼集 唐書李乂傳乂事兄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李氏｜｜｜

八院相對 晉書裴寛傳寛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食

擊鼓會食 見上

韋趙兄弟

人之杞梓唐書韋述傳弟逌迪學業亦亞述與逌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云

衣冠光韙唐書蘇播傳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

三楊唐書楊憑傳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歷中踵擢進士第時號｜｜

德星堂唐書崔鄲傳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德光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大小大夫唐書李光進傳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號｜｜｜｜

昆弟若五星唐書竇羣傳羣兄常牟弟庠鞏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集行於世義取｜｜｜｜然

對擁旌節唐書楊汝士傳

開成初由兵部侍郎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世榮其門

陸家姑 唐書張巡傳巡有姊嫁陸氏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

竇氏五龍 宋史竇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當時號為||||

二宋 宋史宋庠傳弟祁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置祁第十人呼曰||以大小別之

三孔 宋史孔文仲傳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

名滿天下 宋史洪适傳紹興十三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辭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

瓜果必相待共嘗 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衣巳製未服不敢服一||之徵||||之

孫氏三龍 宋史孫逢吉傳孫逢吉字從之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

相為師

友宋史陸九齡傳與弟九淵｜｜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四桂金史李獻能傳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堂世號雙璧元史巙巙傳兄回回字子淵與弟巙巙皆為世之名臣｜｜為｜｜云諤諤之弟劉向說苑父無諤諤之子兄無｜｜｜｜其亡可立而待秋風牽手相提笑語焦氏易林｜｜｜｜｜｜｜伯歌季舞燕樂以喜稙熟劉熙釋名青徐人謂長婦曰｜長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荊豫人謂長婦曰｜熟祝也祝始也況父法班固白虎通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二鳳常璩華陽國志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軫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穎珪璋琬琰世號｜｜難兄難弟劉義慶世說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

元方｜｜為｜｜季方｜｜為｜｜皆玉劉義慶世說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慈明孰賢曰二荀｜｜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劉義慶世說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是以為｜｜其｜｜｜其｜｜｜其｜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吾家晏平仲劉峻世說注晉陽秋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之堂前紫荊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一株｜｜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秭歸酈道元水經注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縣秭與姊同前襟後裾顏氏家訓兄弟者分

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僕妾為雀鼠妻子為風雨

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之｜｜｜｜｜之｜｜｜甚哉

向來未著衣帽

顏氏家訓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荅瓛怪問之乃云｜｜｜｜｜｜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各臥東西壁一牀

劉肅大唐新語馮元常閨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而已除服乃歸私室

雙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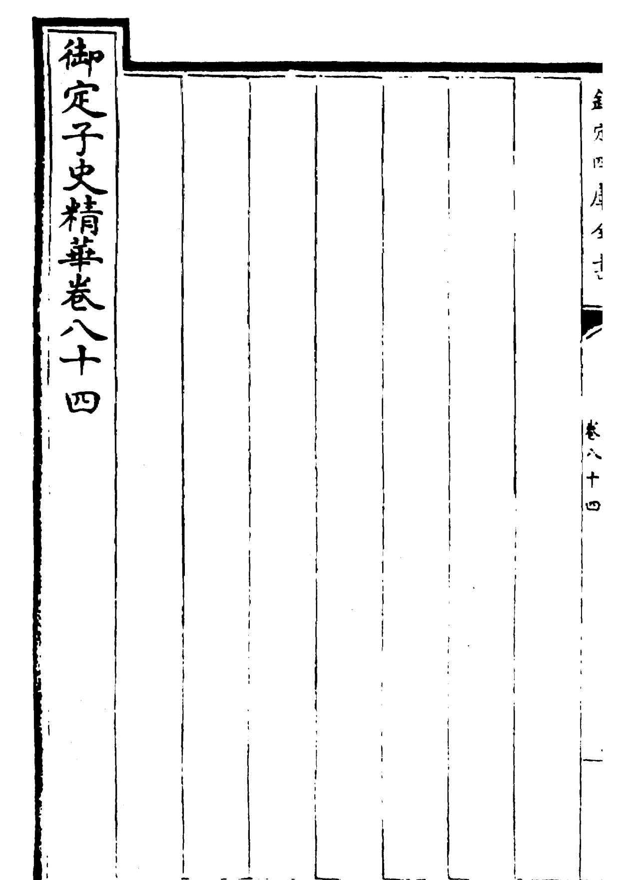
劉肅大唐新語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為州

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丨丨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楊氏兄弟賔客皆同穆氏兄弟賔客各殊李肇國史補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此為優劣自乳兄子李肇國史補元魯山丨丨丨丨數日兩乳湩流兒子能食其乳方止自與洗沐同榻而寢趙璘因話錄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有堂弟浪跡好吹觱篥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丨丨丨丨丨丨丨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公堂輟饌以餉趙璘因話錄新野庾倬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于丨丨丨巳丨丨丨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以將略顯用儒術進部博聞見後錄文中子王通字

三羅 部博

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元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元謨丨丨丨而元則丨丨丨

聞見後録唐末羅虬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丨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倫常部五

朋友

交慶 管子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丨之丨也

寡交多親 管子丨丨謂之知人

烏集之交 管子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丨丨丨丨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

初驩後咄 見上

天生朋以為夷吾舌 管子丨之丨丨丨丨丨丨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 按朋謂隰朋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 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貴

師愛資老子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丨其丨不丨其丨雖智大迷湛蘭晏子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晏子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

令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屬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廼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

揚美削行 晏子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入不相｜｜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

能終善 晏子列士並學｜｜｜者為師

傾蓋 子華子子華子反自郯遺孔子於途｜｜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老師先生 子華子今天下｜｜｜｜端弁帶而說乃

以是亡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扃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墨子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詩曰||||||||此之謂也

慎染

墨子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

管鮑善交

列子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者小白善用能者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見上

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

列子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相遇於道目

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子皆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䰰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依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廢藥　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丨丨乎注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請為父子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

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馬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丨丨丨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造父師泰豆列子丨丨丨之丨曰丨丨丨氏

三年一眄列子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丨丨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丨丨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

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五年一笑見上七年一竝坐見上中分魯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立不敎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

虛往實歸見上洗我以善莊子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內外見上莫逆於心莊子子祀子與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遂相與為友

鑪捶間莊子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

丨之丨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裹飯往食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丨丨而丨丨之

操拔篲以待門庭莊子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丨丨丨丨丨丨亦何聞於夫子

淡若水甘若醴莊子君子之交丨丨丨小人之交丨丨丨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無故以離

則**奔逸絕塵**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丨丨丨丨回瞠若乎後矣

而**擁杖投杖**莊子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丨丨而起嚗然丨丨丨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鋤色莊子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丨其丨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別墨莊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丨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教所愛相駑馬韓非子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丨其丨丨者丨丨丨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

待公而食韓非子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丨丨丨丨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蘭茝藁本漸於蜜醴荀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香酒見上

類相從荀子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丨之丨丨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

善假於物荀子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君子生非異也｜｜｜｜也

交親不比 荀子｜｜而｜｜注親謂仁恩比謂暱狎

贈言 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人以｜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舊言 荀子孔子曰卒遇故人曾無｜｜吾鄙之

妒友 荀子士有｜則賢交不親

緣義而有類 荀子其交遊也｜｜｜｜｜

師術有四 荀子｜｜｜｜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水深則回樹落糞本 荀子｜｜｜｜｜｜｜｜弟子通利則思師

立師學成文曲 荀子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

君疇務成昭西王國 荀子堯學於｜｜舜學於｜｜｜禹學於｜｜｜

壹教壹學 荀子君子｜｜｜弟子｜｜

亟成

青取於藍冰寒於水荀子君子曰學不可以已｜｜之｜｜而青於藍｜水為之而｜｜｜

隆性荀子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矣

青荓豫讓呂氏春秋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可謂之友也

十聖六賢未有不尊師呂氏春秋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項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

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人｜｜｜｜｜｜｜者也此**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呂氏春秋君子之學也｜｜｜｜｜以論道｜｜｜｜｜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觀歡愉問書意**呂氏春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慚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謹養敬祭**見上**猶事父**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

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也**勝理行義**呂氏春秋為師之務在於｜｜在於｜｜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琴以為世無復足為鼓琴者**攫飯**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而｜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與之弟子之籍**淮南子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氾使善呼者呼之一呼

而航來翁其羽揚子｜｜｜朋友助也七十子肖仲尼揚子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之｜｜｜｜也鑄人揚子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孔鑄顏見上桐子之命揚子師哉師哉｜｜｜｜也注宋咸曰桐當爲侗字之誤司馬光曰侗未成器之人也模範揚子師者人之｜｜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面朋面友揚子朋而不心｜｜也友而不心｜｜也不心見上人道交功勳成揚子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奚其守知大知揚子師之貴也｜｜｜也小知之師亦淺矣光初揚子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竇灌曰凶終易美金蘭詩詠百朋抱朴子｜｜｜｜｜

丨丨丨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不强交不苟絶 文中子不就利不違害丨丨丨丨丨丨惟有道者能之

簡廣 文中子子謂姚義能交或曰丨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丨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

勢交利交 文中子以丨丨丨者勢傾則絶以丨丨者利窮則散

安得後而不往 文中子子之韓城自能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顙頯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闊而不張風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兆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柅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秉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丨丨丨丨丨哉遂捨職從於韓城

白首北面 文中子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丨丨丨丨

豈以其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事之無失

文中子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丨丨丨丨也

唯道所存

文中子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丨丨丨丨

子尚良食

國語湫舉奔鄭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丨丨丨丨二先子其將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

學著人

史記秦始皇紀繆公丨丨丨注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著即宁也門屏之間曰宁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云俟我于著乎而是也

解劍繫樹

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丨其寶丨丨之徐君冢丨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心許

見文王之師史記楚世家楚熊通曰吾先鬻熊丨丨丨也過閭未嘗不軾史記上

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丨其丨丨丨丨也避正堂舍蓋公史記曹相國世家參

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丨丨丨丨丨焉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史記陳丞相世家與平剖

符世世勿絶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附驥尾史記伯夷傳顔淵雖篤學丨丨丨而行益顯

受業身通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丨丨丨丨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皆異能之

士見上

嚴事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

門人益親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自吾有回||||

儒服委質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

避座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之此非子之|也

三為祭酒 史記孟荀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

馬丨相與驩為刎頸交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相如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丨丨丨丨丨丨之丨

徒以吾兩

人在上見父事張耳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餘年少｜｜｜｜兩人相與為刎頸交天下稱酈況賣交史記酈商傳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大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也按漢書作賣友

長事弟畜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袁絲｜｜灌夫籍福之屬

同舍史記司馬相如傳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其游知交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史記鄭當時傳年少官薄然｜｜｜｜｜｜其｜｜｜｜｜｜｜｜｜

皆受業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史記

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於｜｜｜｜｜｜｜｜

錢通史記酷吏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勸誦漢書王吉傳朋師居前｜｜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王陽在位貢公彈冠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言其取舍同也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漢書蕭育傳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言其相薦達也

從問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蕑卿又｜歐陽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

所問非一師見上

同門學漢書鄭崇傳崇弟立與高武侯傳喜｜｜｜相友善

詰太常受業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

｜｜後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后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按諸太常受業已見史記儒林傳彼文為典章制度不容朋友類故錄此傳入

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

漢書匡衡傳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為文學就官｜｜｜學｜｜｜｜｜｜｜衡不宜在遠方

兩人皆聞知各自得

漢書張禹傳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也

共學老子於安丘先

生 後漢書耿弇傳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

同好 後漢書竇章傳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更相推薦

同里閈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

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同縣少相善見上

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乎松由是恨之

唯勃能終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馬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按唯勃能終謂上書理援也

都講後漢書侯霸傳篤志

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始穀梁春秋為元丨丨

泥塗婦面 後漢書趙憙傳更始敗憙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仙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丨丨仙伯丨丨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憙常言其病狀以此得免

君房有言丹末之許 後漢書王丹傳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丨丨丨是丨丨丨丨丨也

張陳凶終蕭朱隙末 後漢書王丹傳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馬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丨丨丨其丨丨丨丨其丨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子之自絕何量丹薄 後漢書王丹傳客初有薦士於

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之｜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已從君魚受道 後漢書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矣注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己矣按君魚奮字

前有管鮑後有廉慶 後漢書廉范傳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

舉將 後漢書鄭弘傳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見上

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後漢書鄭康成傳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

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

｜｜**本師**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

恨相知晚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

把臂託朱生後漢書朱暉傳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常於大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暉｜曰欲以妻子｜｜｜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年五十奉書稱弟子後漢書朱穆傳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

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乃｜｜｜｜｜及康殁喪之如師

貞孤 後漢書朱穆傳論朱穆見凡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而｜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譏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勢合退由衰與又專諸荊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徙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譏朋之謠 見上 **游客門賓** 見上 **交照** 見上

車過三步腹痛勿怨後漢書橋氏傳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之乍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其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泛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懿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薦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受詔文公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

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由此候寔寔展履迎門笑謂駟曰亭伯吾｜｜｜｜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

時月不見黃生鄙吝復存

後漢書黃憲傳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之閒｜｜｜｜｜則｜｜｜之萌｜｜乎心

特設一榻

後漢書徐穉傳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去則縣之

絳帳授徒

後漢書馬融傳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紗｜前｜生｜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設上賓之位而祠

後漢書李燮傳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與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

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後王成卒燮㠯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焉

定交杵臼間

後漢書吳祐傳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於｜｜之｜

奔走之友

後漢書何顒傳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者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

詣乞楊生師

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

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旋頭又以戟乂政傷𦛗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曰｜｜｜｜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千里結言

後漢書范式傳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死友

後漢書范式傳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嘆泣下

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生友 上見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後漢書雷義傳義歸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三府同時俱辟二人

賓末 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遂語乎

生蜀志關羽傳註蜀記曰羽與徐晃宿相愛丨共丨但說丨丨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公義相取蜀志法正傳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丨丨丨丨丨亮每奇正智術

分屋而居蜀志張裔傳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丨丨丨丨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

石交蜀志楊洪傳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嘆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丨丨也按亮諸葛亮裔張裔

託心如舊蜀志張嶷傳注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丨丨丨丨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

草木氣類

蜀志蔣琬傳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吾｜｜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按斌琬子

名志相好 吳志太史慈傳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有分災共患之意

少友 吳志太史慈傳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也按融謂孔融

以名與卿 吳志顧雍傳注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至今｜吾｜｜｜故雍與伯喈同名也

升堂拜母 吳志周瑜傳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家于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有無通共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

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定僑札之分**｜｜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按普程普

吳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幷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

德淵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吳志呂岱傳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呂岱之益友今｜｜｜｜｜｜｜論者美之

四友晉書宣帝紀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

一面如舊晉書張華傳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

寄懷晉書賈充傳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

勗私禹充以憂告勗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丨丨對曰勗請先之

高選師友 晉書劉寔傳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丨丨丨丨以寔為師

竹林交 晉書山濤傳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丨丨之丨著忘言之契

經黃公酒壚 晉書王戎傳嘗丨丨丨丨丨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羊叔子去人遠矣 晉書郭奕傳初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遂送詣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青白眼 晉書阮籍傳籍又能為丨丨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

見青眼

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晉書嵇康傳夫人之相知丨丨丨丨丨丨丨

千里命駕晉書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丨丨丨康友而善之

友其人於千載晉書嵇康傳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丨丨丨丨丨也

分甘共苦情若弟兄晉書應詹傳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丨丨丨丨丨丨丨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雪霽月朗忽憶戴逵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丨初丨丨色清丨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丨丨丨丨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入室賓

晉書王濛傳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之｜

入室弟子遞相宣授晉書楊軻傳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賓異客音㫖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令｜

｜｜踈賓異客見上芷蘭之室鮑魚之肆宋書顔延之傳與善人居如入｜｜｜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汙爾

望塵請友義士輕身一遇拜親仁人投分宋書顔延之傳｜｜｜｜｜則｜｜｜｜｜｜｜｜｜｜｜則｜｜｜｜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

下席受業齊書劉瓛傳京師士子貴遊莫不｜｜｜｜

舉席後前休未遠

隔座 齊書劉璡傳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自｜不復同｜

八友 梁書武帝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

申四海之敬 梁書范雲傳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梁書任昉傳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青松示心白水旌信 梁書任昉傳援｜｜｜｜以｜｜指｜｜而｜｜

嘉爾晨燈惜余夜燭 梁書王僧孺傳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

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畧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毁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録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為士友推重如此丨

鳴騶枉道以相存問梁書到溉傳性不好交遊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酒敘生平極歡而去

置五館生梁書嚴植之傳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數百植之講丨丨丨必至聽者千餘人

雲霞之交南史謝瀹傳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丨丨丨丨善

變素絲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罷

酒告别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也

龍門遊 南史陸倕傳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以此名報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宴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之｜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神交 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

畫形相對 南史宗少文傳少文孫測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其｜與已｜｜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

朝聽巘晚聽苞 南史巽苞傳與劉巘俱於褚彥回宅講授巘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也

一面便盡國士之交 魏書袁式傳與司徒崔浩｜｜｜｜｜｜是時朝儀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

所草創恒顧訪之汲引後生為其光價魏書李神儁傳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四方才子咸宗之附十善魏書陸馛傳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為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丨丨相和若琴魏書高允傳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丨丨丨丨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按子翼高眺守道賜李欽字以弦韋為幽贄魏書胡叟傳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吾之于子丨丨丨丨丨丨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丨披衿暫面定交一言魏書宗欽傳自昔衰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闓通有運闕遇當年丨丨丨丨丨丨丨學徒數百月

致羊酒魏書劉昞傳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記注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元處先生||||||||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

洛陽二鴻魏書李志傳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歡往來

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魏書李謐傳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

忘年之交北齊書裴讞之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為|||

|為羣拜紀北齊書陸卬傳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卬父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蜂遂出明珠意欲||||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搢紳所推許

放逸之友周書韋敻傳敻又雅

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元及安定梁曠爲｜｜｜｜**易衣而出**周書張軌傳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以此見稱**文筆必先呈草**隋書高構傳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訶道衡未嘗不嗟伏**處季孟之閒**北史盧元傳憒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絶言吾｜｜｜｜｜去其太甚衍以爲然按懷仁元孫**不識雙鳳**北史賈思伯傳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遣之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赧歎焉**影質**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内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

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有揖儒者之風

祖師 北史熊安生傳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

此肉同歸於土 舊唐書李勣傳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絕倫若收之于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為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死生永訣｜｜｜｜｜矣仍收養其子

耐久朋 舊唐書魏元同傳元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為｜｜｜

第一流 舊唐書裴耀卿傳信清勁溫敏凡所定交時稱為｜｜｜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信殁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指紬美之按信耀卿孫

談容 舊唐書韋述傳蕭穎士者聽高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曾席豫張垍及述皆引為｜｜

楊穆許李 舊唐書楊憑傳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

殷

顏柳陸蕭李郤趙舊唐書趙氏傳本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蕭頴士李華郤𡸣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ーーーーーーー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

方外十友唐書陸餘慶傳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徵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ーーーー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

能終始交唐書盧藏用傳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ーーーー

小友唐書李泌傳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名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ーー

山林友唐書韋湍傳湍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精晝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湍號ーーー云

韓門弟子唐書韓愈

傳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丨丨丨丨

忘形交 唐書孟郊傳郊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丨丨丨

功過先聖 唐書張後胤傳後胤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丨丨於丨丨

門生門下見門生 五代史雜傳裴皥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皥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皥皥喜作詩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世傳以為榮

晚得二士 宋史張繹傳頤嘗言吾丨丨丨謂繹與尹焞也按頤程頤

立雪 宋史楊時傳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丨不去頤既覺則門外丨深一尺矣

心契 宋史劉清之傳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丨丨

老友 宋史蔡元定傳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

學大驚曰此吾｜｜也不當在弟子之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

刺血友遼史耶律馬六傳括林榮判與耶律宏古為｜｜｜

生同川死同谷金史欣都傳欣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則｜｜｜居｜則｜｜葬土人呼昭祖為勇石魯呼石魯為賢石魯

場屋上游金史胡礪傳礪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稱其程文為元化格

折行輩與交元史楊奐傳朝廷諸老皆｜｜｜｜之｜關中雖號多士名未有出奐右者

堅若金鐵元史宋本傳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

平生益友元史陳旅傳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己集每

與學者語必以旅
為｜｜｜｜也

種善圖始蠡能慮終

越絕書范蠡其
始居楚也生於
宛橐或伍戶之虛其為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
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
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
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眾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
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
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
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
所虧大有所成捐止於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為胥在無
所關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為我何邪不可乎去
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
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承二
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故善為師者
｜｜｜｜｜｜｜｜齊時蚤晚任

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揩而勿若省其所為而駿徒劉向
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
說苑昔傅說衣褐帶劒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
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
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
時强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丨丨也今孔子經
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
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
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曰益曰損劉向說苑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丨丨賜也丨丨商
也好與賢巳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巳者託色託辭託財劉向說苑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
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王
為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丨丨中士可以丨
丨下士可以丨丨丨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王曰謹受
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

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黄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黄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孔子四友

孔叢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曰吾有|||焉自

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兄事 孔叢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丨丨之

至德不離 焦氏易林管鮑相知丨丨丨丨三言於桓齊國以安

朋友道四通財不在其中 班固白虎通丨丨之丨丨焉丨丨丨丨丨丨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丨則思之患則死之

雅徒 王充論衡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卑微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丨丨不氾結俗材

身自分熱 應劭風俗通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豈為諸生事

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饘粥丨丨丨丨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閒䕺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昔去鄴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乘車戴笠

周處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丨丨我丨丨後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送剪髮鬻

之以為養王嘉拾遺記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而｜｜｜｜｜呼作龐公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止先人墓操徑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也人乃謂公是德公名非也割席分坐劉義慶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曰子非吾友也把臂入林劉義慶世說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輒思元度劉義慶世說劉尹云清風朗月｜｜｜三人為一龍劉峻世說注魏志歆字子魚平原高平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相善時號｜｜｜｜｜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按歆華歆爾汝交劉峻世說注文士傳衡不知先所出逸才

瓢樂少與孔融作丨丨之丨按衡稱衡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酈道元水經注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豈待還桂枕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金蘭簿馮贄

雲仙雜記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簡編焚香告祖考號曰丨丨丨一字師陳京葆化錄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松廟木春示於干干笑而言善則善已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雖換為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遂拜為丨丨之丨一如兒孫禮李宗諤先公談錄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門生至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

偶坐受諸生拜｜｜｜｜｜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羹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

更為僕

郎伯温聞見前録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氈一席乃割分之每出謁｜｜｜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箱將至長社三十里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参知政事

嘉祐四友

徐度却掃編王荆公司馬温公呂申公黄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

躬嘗藥餌夜不解帶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為為羇旅卧病寶松｜｜｜｜｜｜｜為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於當世

從遊者屨交戶外

陶宗儀輟耕録蕭貞敏公㪺字維斗京兆人蚤歲吏

於府一日呈牘尹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為不解而止白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責在皂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為志｜公｜｜｜｜｜｜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謚貞敏 日

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

陶宗儀輟耕錄張毅父先生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於公囚所側近｜｜｜｜｜｜｜｜｜｜｜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六

倫常部六

宗族

族子 史記五帝紀高辛於顓頊為｜｜

疏屬 史記田單傳田單者齊諸田｜｜也

綱紀門戶 吳志陸遜傳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

我家世不乏公 晉書陸士光傳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矣

焚香囊 晉書謝氏傳年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

止

吾家麒麟　晉書顧和傳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興吾宗者必此子也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書汜毓傳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

｜｜｜｜宗姑　宋書蔡興宗傳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

後來秀令　宋書王惠傳惠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鄙宗之美也

烏衣之遊　宋書謝微傳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宏微並以文義賞會昔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者也

混僕射平生重此子　宋書謝宏微傳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宏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

戚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

宗中千里駒 宋書自序沈正字元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稱之曰此|||||也

大成吾門 齊書垣崇祖傳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汝等不及也

六世同爨 齊書劉悛傳漢壽人邵榮興|||||表其門閭

服屬易疎不忍言族 梁書夏侯亶傳亶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疎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

已陳乃曰卿僋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所以｜｜｜｜｜時以為能對**七十人竝能屬文**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近古未之有也**吾家明珠**梁書劉孺傳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之｜｜也**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南史王儉傳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宗豪**南史薛安都傳安都世為強族族姓三千家父廣為｜｜**外無異門內無異烟**南史劉瑜傳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房分**魏書宗室深傳其往世｜｜｜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因事分姓**魏書源賀傳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

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今可為源氏

開李魚川

北史李靈傳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川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拔顯甫靈孫

南祖

北史李士謙傳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大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事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芬勁叡輯字護宗晃字仲黄芬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黄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柏仁子孫甚微

義南從故壘世謂之丨丨最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蓋自此也

始族兄北史劉芳傳齊使劉纘至芳之丨丨丨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

門戶所寄舊唐書任瓌傳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已子每謂曰吾子姪雖多竝傭保耳丨丨丨丨惟在於瓌

推聚昭穆唐書高儉傳贊古者受命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與焉所以丨丨丨丨使百代不得相亂也

自遂會食唐書崔元暐傳元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丨丨丨丨無它異族人孤貧者撫養教勵

書忍字唐書孝友傳序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丨丨丨丨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縑

粟帛無私唐書劉君良傳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門內斗丨尺丨丨丨丨所丨帛而去

均有無五代史翟光鄴傳雍睦親族粗衣糲食與｜｜｜東眷西眷中眷五代史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居涼者號｜｜｜居河東者號｜｜｜七百口共食五代史南唐世家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東李西李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家昉為｜｜家義莊宋史范仲淹傳置｜｜里中以贍族人義門宋史陳崇傳為江州長史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為立｜｜｜免其傜役崇子衮衮子昉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道南道北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諸阮居｜｜北阮皆富南阮貧四從同居劉肅大唐新語陸大同閭門雍睦｜｜｜｜大柳

舍人小柳舍人 趙璘因話録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然尚書謂柳尚書公擢

姻戚

魚牲糵酒相名 管子巢春祭塞久禱以｜為｜以｜為｜｜｜所以屬親戚也

母妐父妐 揚子南楚瀑涯之閒母謂之媓謂婦妣曰｜｜稱婦考曰｜｜注妐音多

贅壻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賈人取陸梁地注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

有連 史記南越尉佗傳其相呂嘉年大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倉梧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注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

親婚也

友壻 漢書嚴助傳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葭莩 漢書鮑宣傳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之親注師古曰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

連昏 漢書王商傳初大將軍鳳||揚彤為琅邪太守注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

黃牛嫗 漢書外戚傳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

蟬嫣 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兮或鼻祖於汾隅注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

外兄 後漢書來歙傳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

旁婦公 後漢書第五倫傳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

似我家性 後漢書鍾皓傳皓兄子瑾母膺

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
祖太尉修常言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
刑戮復以膺妹
綢繆恩紀 蜀志劉先主傳劉琦病死羣
妻之按膺李膺 下推先主為荆州牧治公安
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
呂子衡寧久貧者耶 吳志吳
主至京見權｜｜｜｜ 範傳少
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
嫌欲勿與劉氏曰觀｜｜｜｜當｜｜｜｜遂與之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晉書衛玠傳玠驃騎將軍王濟玠之
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
｜｜｜｜ 晉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有海内
｜｜｜｜冰清玉潤 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女壻｜
｜豈以五男易一女 晉書樂廣傳成都王穎廣之壻也
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
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
廣｜｜｜｜｜｜｜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
慕舅夏

侯玄之為人晉書和嶠傳嶠少有風格||||||
|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
整風俗理人倫

內兄晉書阮瞻傳||潘岳每令鼓琴

鄉親晉書皇甫謐傳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論以通志焉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晉書王忱傳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元相遇甯使與元語元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元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既而甯使報元元束帶造之始為賓主

風流儁望後來之秀見上

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晉書郗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 晉書陸玩傳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

｜｜慟哭西州門 晉書謝安傳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世無渭陽情 晉書謝朗傳子絢字宣暎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甚故有此及云按重朗字

東牀坦腹 晉書王羲之傳時太尉郗鑒使門生

求女壻于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竝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酷似其舅 宋書武帝紀何無忌劉牢之甥｜｜｜

一物不具不坐 宋書庾登之傳謝晦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惟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晦常優容之

制不相糺 宋書鄭鮮之傳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逆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勿請於後閫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

之於毅舅甥｜｜｜｜曰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此鄭君何為者**宋書鄭鮮之傳劉毅嘗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蒲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無復甥舅之禮**奉姨有若所生**宋書何尚之傳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至三年服竟**親戚中表列門同閈**宋書沈慶之傳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於婁湖｜｜｜｜焉劉

家月旦齊書王延之傳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丨丨丨丨故邪

修外舅姑之敬齊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丨丨丨丨丨丨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梁書韋叡傳時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讓不敢對祖征曰汝大章武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無對日下惟舅與甥梁書陸杲傳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通親梁書陸杲傳領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丨丨小事

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

汝家陽元　梁書陸倕傳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之｜｜也

吾不失信於故友　梁書張率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為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當成吾宅相　梁書王規傳規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

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　梁書謝藺傳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藺先飯藺曰旣不覺饑强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因名之曰藺狷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金枰貯檳榔一斛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

食不修拘撿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是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丨丨丨丨丨丨以進之

額類袁公 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援曰王郎非惟丨丨丨風韻都欲相似援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二門婚媾 魏書李順傳初崔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丨丨丨丨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

指腹為親 魏書王寶興傳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丨丨丨丨及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

盡其美按賓與母崔浩弟恬之女也推計中表致其恭恤魏書盧元傳度世李氏之甥其為濟州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祖等竝循父風遠親疎屬敘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内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處以禮如此按度世元子外生魏書盧道虔傳道虔丨丨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快女壻魏書劉昞傳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

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畜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北齊書鄭元禮傳崔昂妻即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北齊書崔昂傳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

刮目視之北齊書楊愔傳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

｜｜栱愔小名秦王阿翁真得好壻周書陸騰傳尚安平主即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

二人相赴若影響周書陳訢傳訢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捍｜｜｜｜常｜｜｜｜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訢不如雄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訢

散敝衣冠騎驢而至隋書崔儦傳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為子元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其｜｜｜｜｜｜｜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妻姨北史李順傳祖勲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媼母元氏即祖勲｜｜為北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按祖勲順孫

翟輔訟寃甯氏宅相

舊唐書禮儀志毋之昆弟情切渭陽丨丨丨舅之丨丨丨甥之丨我之出也義亦殷焉

傍壻 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為丨丨象先時為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外家之寶 舊唐書韋述傳景龍中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沖景駿之姑子為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異之引與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賾奥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大悅引之同揖曰此吾丨丨丨丨也

一日不見則鄙悋生 舊唐書賀知章傳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丨丨丨丨賀兄丨丨丨丨矣

之密親 舊唐書宗庶子傳管仲拘囚齊桓舉

為國相治長繰繩仲尼選為｜｜**外成它姓**唐書禮樂志舅為母族姨乃｜｜｜｜**脫紫**

半臂易斗麵唐書明皇王皇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

｜｜為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媦壻**唐書李繁傳淮陽歲饑削木皮以食變姓

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適免往依｜｜雍丘令丘君

明**七壻**唐書郭子儀傳子儀八子｜｜｜貴顯朝廷**佳壻**唐書楊於陵傳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

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負以出入**唐書

陽城傳寡姊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碧鸛雀**唐書裴寬傳景龍中為潤州參

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

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

狀答曰寛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覾之寛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可以貌求人卒妻寛

何得帶筆意 金史吳激傳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

傅賦學 金史王元節傳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其｜｜

離孫歸孫 劉熙釋名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曰｜｜言遠離已也姪之子曰｜｜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為孫也

躡屐問訊 劉義慶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公｜｜｜｜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頗似鎮西 劉義慶世說殷顗庾恒竝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

每不推嘗俱諮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丨丨丨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注巢殷顗小字也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蹟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丨往丨鍾丨丨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形神相似

劉義慶世說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悅

同時為相

陳翔卓異記與妻父丨丨丨丨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為相府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我女

壻不如德與女壻

李肇國史補獨孤郁權相子壻歷掌內職綸誥有美名憲宗嘗歎曰丨丨

｜｜｜｜｜｜｜｜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馮翊桂苑叢談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大首出

泰山之力

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明皇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也

良壻

段成式酉陽雜俎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時魏知古方及第乃以長女妻之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杖壻

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婚禮壻拜閤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打｜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兒姪連名

王讜唐語林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

臠壻

彭乘墨客揮犀今人於牓下擇壻號｜｜

官職非籠篋中物

吳處厚青箱雜記世傳陳執中作相

有壻求差遣執中曰｜｜是國家的｜卧房｜｜｜｜壻安得有之竟不與

並居二府

葉夢得石林燕語趙中令為相李處耘為樞密使處耘之女為中令子婦｜｜｜｜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為相程康肅為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荆公為相吳正憲為樞密副使皆不避

連袂連襟

馬永卿嬾真子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嚴助傳呼友壻江北人呼｜｜又呼｜｜

嬌客

陸游老學菴筆記秦會之有十客吳益以愛壻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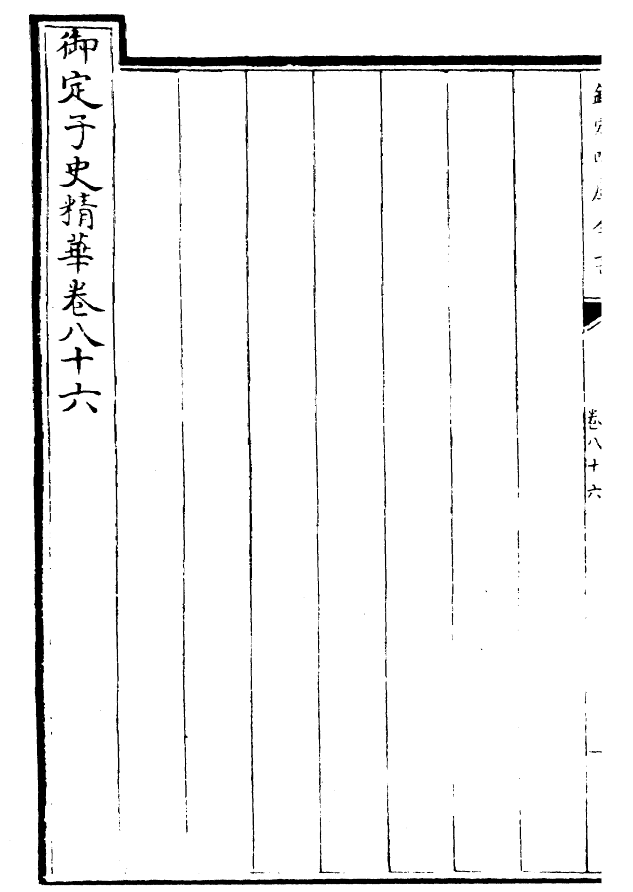
五馬入門

陶宗儀輟耕錄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墻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舉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

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寫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大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布代

浴居錄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畀|||之至今吳中謂倩為布代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